一期娱会

大众歌曲，小众歌手

□刘雨涵

《漠河舞厅》蹿红，获得了20亿次以上的传播量，但是它的创作者柳爽，目前微博粉丝刚刚32万。而这种冷寂，似乎是创作者主动选择的结果。一个本身不错的音乐作品，没有名气的加持、综艺的放大、资本的助推，而是突然被互联网的流量所青睐，就被定义成了“网络神曲”。以这样的方式走红，让一个创作者感到了不解和尴尬。当人人都在期待“爆款”和“出圈”的幸运眷顾，柳爽不去做那些流量变现的“聪明事”，而是继续呆在自己原来的小圈子里，这是属于真正独立音乐人的倔强和清醒。

10月下旬，配合着一个短视频，《漠河舞厅》突然被传唱起来。这让这首歌的创作者和演唱者柳爽感到费解：这是一首早在一年半以前就发表过的歌曲，怎么偏偏现在火了呢？其实“神曲”在网络上来来往往，一会儿是“我们不一样”，一会儿是“往后余生，风雪是你”，一会儿又是“草原最美的花，火红的萨日朗”，而现在是“晚星就像你的眼睛，杀人又放火”。终于能够让人抓到一首可以上升理论高度和进行观点输出的歌曲。人们把《漠河舞厅》展开，进行了不同层次的分析：忠贞凄美的爱情故事，对于东北边陲的文艺想象，被互联网算法选中的好运气……《漠河舞厅》又成为一种文化热象。

随着网络的传播，《漠河舞厅》距离创作者的初衷越来越跑偏。这本是一个有着现实基础的悲剧——爱人在30年前的大火中丧失，因此原曲的前半段是哀婉忧伤的。但网络的传播版本只截取了有着DISCO卡点节奏的后半段，还出现了“抖音热舞版”“烟嗓DJ版”等，再配以欢快狂浪的舞蹈画面，致哀的歌曲变成了好蹦的动次打次。

柳爽在自己的公众号中回应说，他的心态逐渐从歌曲被发现传播的兴奋、愉悦，转变为疑惑，再到不适。“不想做也不是网红歌手，私心也不希望这样性质的歌曲再被恶搞传播，可以了，停一停，这阵风可以过去了……我与我的团队，衷心不希望以这样的方式被记住，别说招人反感，我自己都脸热。”于是他好像有意地把自己“藏”起来了。除了接受过两次采访和在公众号中做出过一次回应，他没有再频繁地抛头露面，为《漠河舞厅》吆喝叫卖，而是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巡演，默默宣传着自己的新歌。有着警察出身的挺拔身形，不输于爱豆的帅气颜值，流转于流行、民谣、摇滚的创作才华，柳爽想要像《漠河舞厅》一样出圈，并非难事。他却选择了最不讨巧的方式，一张专辑一张专辑地出，一场演出一场演出地办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“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”，才踏实。

在《漠河舞厅》爆红之前，柳爽已经是一位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歌手。虽然他作为歌手2015年才正式出道，但是2018年就开始办巡演，成了live house演出和音乐节上的常客。柳爽到目前已经出过四张音乐专辑，相当高产。像《漠河舞厅》一样，柳爽喜欢写自己遇到或听到的故事。他的《莫妮卡》写自己遇到的一只黑猫，“你穿着黑色的裙，藏进黑色的森林，每个黑色的夜里，像一个黑色的谜”；他的《陈逸伦的解放西》写乐队成员的一次失恋。

早在三年前，就有乐评人评价他的音乐“酷而不做作”，会是文艺女青年的“致命杀手”。演员春夏先前在微博分享过柳爽《夏日回音》中的歌词，“谢谢你带我来，看日落看鬼怪，看一看只闻不见的精彩”，网友在这条微博下进行歌词接龙，留下知音的密码。柳爽巡演的门票会在开票一天之内就售罄，演出现场，歌迷人手一枝玫瑰花，跟着他的新歌《玫瑰窃贼》大合唱。

《漠河舞厅》的爆红，让这种小众圈子里的热闹变成了大众的狂欢。王珞丹在微博上发布了自己弹唱《漠河舞厅》的视频，并附言说：“自己悄悄喜欢的歌还没学会，突然一夜间所有人都喜欢了，心里感觉怪怪的也说不上来。”网友回应说，“懂你这种怪怪的感觉。”喜欢小众歌手，有着“怕哥吃苦，又怕哥开路虎”的矛盾心态，一方面喜欢向身边的人安利这个宝藏歌手，另一方面又想把这个宝藏压在箱底成为私藏。

不过柳爽对于粉丝、流量带来的热度，一直有着自省的警惕，早在今年5月份，还没有展开饭圈“清朗行动”之前，柳爽团队就宣布解散各平台由官方牵头组建的“粉丝群”，他说，“厨子做菜，花匠修园，司职独立，偶时彼暖。祝每一个思想独立的个人始终保持清醒自由。”

互联网就像一阵风，能够把不会飞的猪也吹到天上去，但如果本来就是一只鸟，那么不管风来不来，早晚也会飞上天空的。如果没有《我是歌手》唱红了《成都》，赵雷也能慢慢出头。没有《明日之子》爆出了《消愁》，毛不易也会逐渐走入人心。像柳爽这样有创作底气的音乐人，绝非是一首《漠河舞厅》就能概括的。

▼ 柳爽

▲ 《嘉南传》剧照

糖醋理娱

塑料感的古装剧

□李睿

古装剧一直以来是最受观众喜爱的电视剧类型之一。古装剧刚起步时大多拘泥于历史正剧，逐渐发展到武侠、历史、宫廷、玄幻、宫斗、传记等各类型题材，目前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或缺并且包罗万象的成熟剧种。

近些年，古装偶像剧渐成风潮，有像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这样成功的作品，随着网剧盛行，更多较小成本的古偶剧进入市场，这些作品大都改编自热门网络小说，质量参差不齐，许多粗制滥造的作品让观众看了越来越“出戏”。

拿最近因“假”火出圈的《嘉南传》来说，场景道具简陋暂且不提，毕竟之前更简陋的《太子妃升职记》曾经成就过爆款，最让观众无法忍受的是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某小花饰演的女主总是顶着一张“半永久妆容”的脸：皮肤白皙，浓眉红唇，明眸皓齿，浓密的头发以及令人无法忽视的发际线粉。

女扮男装时，眼影口红一个都没落下，被人认出来还扑簌着假睫毛惊讶道：“他怎么知道我是女的”；当难民时，一低头楚楚可怜柔弱至极，只是那通红的嘴唇和精致的妆容比身边任何一个女演员都要艳丽，模糊的大片发际线粉十分夺目；谈情说爱时，男主要给她化妆以示爱意，夸赞女主的眉毛“不描而翠”，镜头一转，浓郁的上下全包眼影、下垂眼线，嘴唇是现代流行的浆果色，谁看了不感叹一句“这妆容很秋冬”，都这样了还要让观众相信“这是未上妆的脸”。

不止《嘉南传》，这位小花所有古装角色几乎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无论什么人设、什么场景、什么剧情，谁也无法撼动她那“四千年一遇”的标准美貌。演技苍白，有时候甚至还很敷衍，《如意芳霏》里，女主顶着熟悉的红棕色眼影上线，别人被绑架时人家嘴里塞满了布团，她咬了个“化妆棉”，全程都不挣扎一下，眼神含情脉脉很难看出恐惧；料理丧事时，一身麻衣素裹，双眼含泪，嘴巴却依然是大红唇……无时无刻都保持着精致妆容，但处处不合时宜。

塑料假花鲜艳又漂亮，永远不会枯萎褪色，却毫无生气，更何况是演员，美则美矣，漂亮得像影楼里的古装写真，没有一点演戏的信念感，所有角色都像复制粘贴的一样，真可谓“千人一面”。

其他古偶剧中也有角色不贴合的通病，今年播出的《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》里，女主留着一头现代的棕色头发；《君九龄》中，女主突兀的假发片让人十分出戏。看看以前的古装剧造型，不说远了，2011年播出的《甄嬛传》中，没有一个女演员浓妆艳抹，无论主角配角，都用演技和细节将人物塑造得生动鲜活。

不止女演员，男演员在古装剧中的表现也十分尴尬，人们曾经津津乐道的“古装美男”很难在现在的古装剧中看到，前段时间反倒是“古偶丑男”上了热搜榜。选角不到位是人物塑造失败的第一部，造型再丑更是雪上加霜，《君九龄》中，男主的眉眼本就上挑，大背头的造型紧拔头皮，十分局促，隔着屏幕都能替演员感到头皮疼，最怕不帅还要硬要帅，引发了更大的吐槽声；最近热播的《斛珠夫人》算是大成本古装剧了，演员都是清一色的俊男靓女，但男主的造型依然引来非议，低颅顶的头套加上两条“鲇鱼须”，大帅哥陈伟霆也变成了扁平头，毫无气质可言。

近些年，随着古装偶像剧的流行，古装剧市场甚至还有增多的趋势，但像《琅琊榜》《庆余年》等口碑热度双收的好剧却越来越少。在最近各大平台发布的2022年最新片单中，古装剧依然占据主流市场，古偶剧依然热度不减。

其中，迪丽热巴搭档龚俊出演《安乐传》，迪丽热巴搭档任嘉伦合作《与君初相识》，赵露思搭档吴磊主演《星汉灿烂》，赵露思搭档杨洋合作《且试天下》……古偶剧虽好，但演员们混搭恋爱，乱花渐欲迷人眼，希望观众看剧时不会串戏。

妆容造型之外，滤镜也是营造“塑料感”的一大罪魁祸首。《延禧攻略》时期关于剧集质感的讨论十分热烈，当年“莫兰迪色”引发的讨论和审美流变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，之后，越来越多颜色各异的滤镜占领古装剧。于正在《延禧攻略》中的滤镜浓度拿捏得刚刚好，加上精致的服化道以及摄影美学，整体来看是精致美丽的，这一美学特点也被他沿用到今年播出的《锦心似玉》中。最近几年，低饱和度加上不同颜色的调色配比，成为古装剧的流行趋势，但大都只学了个皮毛，超强打光加上低饱和度，花花绿绿的颜色配比，再配上简陋的剧情和简陋的制作，效果惨不忍睹。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李皓冰 美编：陈明丽